

第五十五回

透消息遭困螺蛳轩 设机谋夜投蚯蚓岭

且说丁家弟兄听见丁母叫他二人说话，大爷道：“原叫将此女交在妹子处，惟恐夜深惊动老人家，为何太太却知道了呢？”二爷道：“不用猜疑，咱弟兄进去，便知分晓了。”弟兄二人往后来。

原来郭增娇来到月华小姐处，众丫鬟围着他问。郭增娇便说起如何被掠，如何遭逢姓展的搭救。刚说至此，跟小姐的亲丫鬟，就追问起姓展的是何等样人。郭增娇道：“听说是甚么御猫儿，现在也被擒困住了。”丫鬟听至展爷被擒，就告诉了小姐。小姐暗暗吃惊，就叫他悄悄回太太去，自己带了郭增娇来到太太房内。太太又细细的问了一番，暗自思道：“展姑爷既来到松江，为何不到茉花村，反往陷空岛去呢？或者是兆兰、兆蕙明知此事，却暗暗的瞒着老身不成。”想至此，疼女婿的心盛，立刻叫他二人。

及至兆兰二人来到太太房中，见小姐躲出去了，丁母面上有些怒色，问道：“你妹夫展熊飞来至松江，如今已被人擒获，你二人可知道么？”兆兰道：“孩儿等实实不知。只因方才问那老头儿，方知展兄早已在陷空岛呢。他其实并未上茉花村来，孩儿等再不敢撒谎的。”丁母道：“我也不管你们知道不知道。那怕你们上陷空岛跪门去呢，我只要我的好好女婿便了。我算是将姓展的交给你二人了，倘有差池，我是不依的。”兆蕙道：“孩儿与哥哥明日急急访查就是了，请母亲安歇罢。”二人连忙退出。

大爷道：“此事太太如何知道的这般快呢？”二爷道：“这明是妹子听了那女子言语，赶着回太太。此事全是妹子撺掇的。不然，见了咱们进去，如何却躲开了呢？”大爷听了，倒笑起来了。二人来到厅上，即派妥当当四名，另备船只，将棕箱抬过来，护送郭彰父女上瓜州，“务要送到本处，叫他亲笔写回信来。”郭彰父女千恩万谢的去了。

此时天已黎明。大爷便向二爷商议，以送胡奇为名，暗暗探访南侠的消息。丁二爷深以为然。次日，便备了船只，带上两个伴当，押着胡奇并

原来的船只,来至卢家庄内。早有人通知白玉堂。白玉堂已得了何寿从水内回庄,说胡奇替兄报仇之信;后又听说胡奇被北荡的人拿去,将郭彰父女救了,料定茉花村必有人前来。如今听说丁大官人亲送胡奇而来,心中早已明白,是为南侠,不是专专的为胡奇。略为忖度,便有了主意,连忙迎出门来,各道寒暄,执手让至厅房,又与柳青彼此见了。丁大爷先将胡奇交代。白玉堂自认失察之罪,又谢兆兰护送之情,谦逊了半晌,大家就座。便吩咐将胡奇、胡烈一同送往松江府究治,即留丁大爷饮酒畅叙。兆兰言语谨慎,毫不露于形色。

酒至半酣,丁大爷问起:“五弟一向在东京,作何行止?”白玉堂便夸张起来:如何寄柬留刀,如何忠烈祠题诗,如何万寿山杀命,又如何搅扰庞太师误杀二妾,渐渐说到盗三宝回庄。“不想目下展熊飞自投罗网,已被擒获。我念他是个侠义之人,以礼相待。谁知姓展的不懂交情,是我一怒,将他一刀……”刚说至此,只听丁大爷不由得失声道:“哎哟!”虽然哎哟出来,却连忙收神,改口道:“贤弟,你此事却闹大了。岂不知姓展的乃朝廷的命官,现奉相爷包公之命前来?你若真要伤了他的性命,便是背叛,怎肯与你甘休?事体不妥,此事岂不是你闹大了么?”白玉堂笑吟吟的道:“别说朝廷不肯甘休,包相爷那里不依;就是丁兄昆仲,大约也不肯与小弟甘休罢?小弟虽然糊涂,也不至到如此田地,方才之言特取笑耳。小弟已将展兄好好看承,候过几日,小弟将展兄交付仁兄便了。”丁大爷原是个厚道之人,吃白玉堂这一番奚落,也就无的话可说了。

白玉堂却将丁大爷暗暗拘留在螺蛳轩内,左旋右转,再也不能出来。兆兰却也无可如何,又打听不出展爷在于何处,整整的闷了一天。到了掌灯之后,将有初鼓,只见一老仆从轩后不知从何处过来,带领着小主约有八九岁,长的方面大耳,面庞儿颇似卢方。那老仆向前参见了丁大爷,又对小主说道:“此位便是茉花村丁大员外,小主上前拜见。”只见这小孩子深深打了一恭,口称:“丁叔父在上,侄儿卢珍拜见。奉母亲之命,特来与叔父送信。”丁兆兰已知是卢方之子,连忙还礼,便问老仆道:“你主仆到此何事?”老仆道:“小人名叫焦能。只因奉主母之命,惟恐员外不信,特命小主跟来。我的主母说道:‘自从五员外回庄以后,每日不过早间进内请安一次,并不面见,惟有传话而已。所有内外之事,任意而为,毫无商酌。’我

家主母也不计较于他。谁知上次五员外把护卫展老爷拘留在通天窟内，今闻得又把大员外拘留在螺螄轩内。此处非本庄人不能出入，恐怕耽误日期，有伤护卫展老爷，故此特派小人送信。大员外须急急写信，小人即刻送到茉花村，交付二员外，早为计较方好。”又听卢珍道：“家母多多拜上丁叔父。此事须要找着我爹爹，大家共同计议，方才妥当。叫侄儿告诉叔父，千万不可迟疑，愈速愈妙。”丁大爷连连答应，立刻修起书来，交给焦能，连夜赶到茉花村投递。焦能道：“小人须打听五员外安歇了，抽空方好到茉花村去。不然，恐五员外犯疑。”丁大爷点头，道：“既如此，随你的便罢了。”又对卢珍道：“贤侄回去，替我给母亲请安。就说一切事体，我已尽知，是必赶紧办理，再也不能耽延，勿庸挂念。”卢珍连连答应，同定焦能，转向后面，绕了几个蜗角，便不见了。

且说兆蕙在家，直等了哥哥一天不见回来。到掌灯后，却见跟去的两个伴当回来，说道：“大员外被白五爷留住了，要盘桓几日方回来。再者大员外悄悄告诉小人说：‘展姑爷尚然不知下落，须要细细访查。’叫告诉二员外，太太跟前就说展爷在卢家庄颇好，并没甚么大事。”丁二爷听了，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是了，我知道了。你们歇着去罢。”两个伴当去后，二爷细揣此事，好生的犹疑，这一夜何曾合眼。

天未黎明，忽见庄丁进来报道：“今有卢家庄一个老仆名叫焦能，说给咱们大员外送信来了。”二爷道：“将他带进来。”不多时，焦能进来，参见已毕，将丁大爷的书信呈上。二爷先看书皮，却是哥哥的亲笔；然后开看，方知白玉堂将自己的哥哥拘留在螺螄轩内，不由得气闷。心中一转，又恐其中有诈，复又生起疑来：“别是他将我哥哥拘留住了，又来诓我来了罢？”

正在胡思，忽又见庄丁跑进来，报道：“今有卢员外、徐员外、蒋员外俱各由东京而来，特来拜望，务祈一见。”二爷连声道：“快请。”自己也就迎了出来。彼此相见，各叙阔别之情，让到客厅。焦能早已上前参见。卢方便问道：“你如何在此？”焦能将投书前来，一一回明。二爷又将救了郭彰父女、方知展兄在陷空岛被擒的话，说了一遍。卢方刚要开言，只听蒋平说道：“此事只好众位哥哥们辛苦辛苦，小弟是要告病的。”二爷道：“四哥何出此言？”蒋平道：“咱们且到厅上再说。”

大家也不谦逊，卢方在前，依次来到厅上，归座献茶毕。蒋平道：“不

是小弟推诿，一来五弟与我不对劲儿，我要露了面，反为不美；二来我这几日肚腹不调，多半是痢疾，一路上大哥、三哥尽知。漫说我不当露面，就是众哥哥们去也是暗暗去，不可叫老五知道。不过设着法子，救出展兄，取了三宝。至于老五不定拿的住他拿不住他，不定他归服不归服。巧咧，他见事体不妥，他还会上开封府自行投首呢。要是那们一行，不但展大哥没趣儿，就是大家都对不起相爷。那才是一网打尽，把咱们全着吃了呢。”二爷道：“四哥说的不差，五弟的脾气竟是有的。”徐庆道：“他若真要如此，叫他先吃我一顿好拳头。”二爷笑道：“三哥又来了，你也要摸的着五弟呀！”卢方道：“似此如之奈何？”蒋平道：“小弟虽不去，真个的连个主意也不出么？此事全在丁二弟身上。”二爷道：“四哥派小弟差使，小弟焉敢违命。只是陷空岛的路径不熟，可怎么样呢？”蒋平道：“这倒不妨。现有焦能在此，先叫他回去，省得叫老五设疑。叫他于二鼓时在蚯蚓岭接待丁二弟，指引路径如何？”二爷道：“如此甚妙。但不知派我甚么差使？”蒋平道：“二弟，你比大哥、三哥灵便，沉重就得你担。第一先救展大哥，其次取回三宝。你便同展大哥在五义厅的东竹林等候，大哥、三哥在五义厅的西竹林等候，彼此会了齐，一拥而入。那时五弟也就难以脱身了。”大家听了，俱各欢喜。先打发焦能立刻回去，叫他知会丁大爷放心，务于二更时在蚯蚓岭等候丁二爷，不可有误。焦能领命去了。

这里众人饮酒吃饭，也有闲谈的，也有歇息的。惟有蒋平攒眉挤眼的，说肚腹不快，连酒饭也未曾好生吃。看看天色已晚，大家饱餐一顿，俱各装束起来。卢大爷、徐三爷先行去了。丁二爷吩咐伴当：“务要精心伺候四老爷，倘有不到之处，我要重责的。”蒋平道：“丁二贤弟只管放心前去。劣兄偶染微疾，不过歇息两天就好了，贤弟治事要紧。”

丁二爷约有初鼓之后，别了蒋平，来至泊岸，驾起小舟，竟奔蚯蚓岭而来。到了临期，辨了方向，与焦能所说无异。立刻弃舟上岭，叫水手将小船放至芦苇深处等候。兆蕙上得岭来，见蜿蜒小路，崎岖难行，好容易上到高峰之处，却不见焦能在此。二爷心下纳闷，暗道：“此时已有二更，焦能如何不来呢？”就在平坦之地，趁着月色往前面一望，便见碧澄澄一片清波，光华荡漾，不觉诧异，道：“原来此处还有如此的大水！”再细看时，汹涌异常，竟自无路可通，心中又是着急，又是懊悔，道：“早知此处有水，就不

该在此约会，理当乘舟而入。又不见焦能，难道他们另有甚么诡计么？”

正在胡思乱想，忽见顺流而下，有一人竟奔前来。丁二爷留神一看，早听见那人道：“二员外早来了么？恕老奴来迟。”兆蕙道：“来的可是焦管家么？”彼此相迎，来至一处。兆蕙道：“你如何踏水前来？”焦能道：“那里的水？”丁二爷道：“这一带汪洋，岂不是水？”焦能笑道：“二员外看差了，前面乃青石潭，此是我们员外随着天然势修成的。漫说夜间看着是水，就是白昼之间远远望去，也是一片大水。但凡不知道的，早已绕着路往别处去了。惟独本庄俱各知道，只管前进，极其平坦，全是一片一片青石砌成。二爷请看，凡有波浪处全有石纹，这也是一半天然，一半人力凑成的景致，故取名叫做青石潭。”说话间，已然步下岭来。到了潭边，丁二爷慢步试探而行，果然平坦无疑，心下暗暗称奇，口内连说：“有趣，有趣。”又听焦能道：“过了青石潭，那边有个立峰石，穿过松林，便是上五义厅的正路。此路比进庄门近多了，员外记明白了。老奴也就要告退了，省得俺家五爷犯想生疑。”兆蕙道：“有劳管家指引，请治事罢。”只见焦能往斜刺里小路而去。

丁二爷放心前进，果见前面有个立峰石。过了石峰，但见松柏参天，黑黯黯的一望无际，隐隐的见东北一点灯光，悠悠、悠悠而来。转眼间，又见正西一点灯光也奔这条路来。丁二爷便测度必是巡更人，暗暗隐在树后，正在两灯对面。忽听东北来的说道：“六哥，你此时往那里去？”又听正西来的道：“甚么差使呢，冤不冤咧，弄了个姓展的关在通天窟内。员外说李三一天一天的醉而不醒、醒而不醉的，不放心，偏偏的派了我帮着他看守。方才员外派人送了一桌菜、一坛酒给姓展的。我想他一个人也吃不了这些，也喝不了这些。我合李三儿商量商量，莫若给姓展的送进一半去，咱们留一半受用。谁知那姓展的不知好歹，他说菜是剩的，酒是浑的，坛子也摔了，盘子碗也砸了，还骂了个河涸海干。老七，你说可气不可气？因此我叫李三儿看着，他又醉的不能动了，只得我回员外一声儿。这个差使，我真干不来。别的罢了，这个骂，我真不能答应。老七，你这时候往那里去？”那东北来的道：“六哥，再休提起。如今咱们五员外也不知是怎么咧。你才说弄了个姓展的，你还没细打听呢。我们那里还有个姓柳的呢，如今又添上菜花村的丁大爷，天天一块吃喝，吃喝完了把他们送往咱们那

个瞒心昧己的窟儿里一窝，也不叫人家出来，又不叫人家走，仿佛怕泄了甚么天机似的。六哥，你说咱们五员外脾气儿改的还了得么？目下又合姓柳的、姓丁的喝呢。偏偏那姓柳的要瞧甚么‘三宝’，故此我奉员外之命特上连环窟去。六哥，你不用抱怨了，此时差使，只好当到那儿是那儿罢。等着咱们大员外来了，再说罢。”正西的道：“可不是这么呢，只好混罢咧。”说罢，二人各执灯笼，分手散去。不知他二人是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